DOI: 10.13931/j.cnki.bjfuss.2021243

# 游客的乡土景观特征感知及地方感研究
## ——以安徽西溪南村为例

姚铭铭[1]，李薇航[2]，林诗雨[3]，蔡 君[1]

(1. 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2. 武汉瓯越网视有限公司；3. 艾奕康设计与咨询 (深圳) 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

**摘要：**乡土景观是乡村环境和文化多样性的重要载体。以安徽西溪南村为例，运用因子分析、回归分析等方法探讨游客的乡土景观特征感知和地方感及两者之间的内在关系。研究发现：乡土景观特征感知的 5 个维度，即自然景观、乡土聚落、田园景观、传统文化与乡土乡情得分均较高且个体差异甚微；地方感的 3 个维度，即地方情感、地方认知与行为意愿个体存在明显差异；同时乡土景观特征感知对于游客构建地方感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地方感的地方认知和地方情感要素具有相互促进作用，地方情感以及地方认知对游客的行为意愿也有正向促进作用。最后在研究结论和调查的基础上对传统村落发展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乡土景观；地方感；传统村落；西溪南村

**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116(2022)-04-0079-09

# Characteristics of Vernacular Landscape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and Visitors Perception: A Case Study of Xixi South Village

Yao Mingming[1], Li Weihang[2], Lin Shiyu[3], Cai Jun[1]

(1. *School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100083, P. R. China*;
2. *Wuhan Ouyue Network Tv Co., Ltd, 430000, P. R. China*;
3. *Chengdu Office of AECOM Design & Consulting (Shenzhen) Co., Ltd, 610000, P. R. China*)

**Abstract**: Vernacular landscape is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rural environment and cultural diversity. Taking Xixi South Village in Anhui Province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explores tourists' perception of vernacular landscape characteristics and sense of place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through factor analysis and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five dimensions of perception on vernacular landscape characteristics, i.e., natural landscape, vernacular building, farming landscape, traditional cultural and local feeling, have high scores and there are few individual differences among tourists. Sense of place has three dimensions, namely place emotion, place cognition and behavioral intention, and there are obvious differences among tourists. At the same time, the perception on vernacular landscape characteristics has a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ourists' sense of place. Local cognition and local emotion of the sense of place promote each other, and local emotion and local cognition also positively promote tourists' behavioral intention. Finally, based on the research findings, we propose sugges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which will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raditional villages to explore the deep meaning of vernacular landscape characteristics from a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 establish sense of place, and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Key words:** vernacular landscape; sense of place; traditional village; Xixi South Village

**收稿日期：**2021-09-15
**基金项目：**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乡村生态景观物种多样性维护技术研究”(2019YFD11004032)。
**第一作者：**姚铭铭，硕士生。主要研究方向：风景园林、旅游规划。Email：625268113@qq.com 地址：100083 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
**责任作者：**蔡君，教授。主要研究方向：风景园林、旅游规划。Email：junecai1102@live.cn 地址：100083 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现代化进程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是现代化的主要特征，人口流动尤其是从乡村到城市的人口流动加速了乡村空心化和乡土景观的瓦解和衰落。而乡土文化和乡土景观是文化多样性和传统文化基因的重要载体，传统农耕和土地利用实践包含了维持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韧性的生态智慧[1]。乡土景观是包含土地及土地之上的城镇、聚落、民居等在内的地域综合体[2]。因此，景观具有的物理属性，是所在区域内文化积淀、物质生产和科技创新的综合映射。乡土景观对于建立地方感具有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现代化所带来的社会变迁，主要表现为社会高速运转和阶层分化加剧，乡村的宁静质朴，尤其是保存较为完好的历史村落所呈现的乡土景观和乡村生活，成为被消费的“地方”。在流动时代，乡土景观所依托的乡村，不仅是村民的生活场所，也成为大众穿越现代世界找寻过去、缓解乡愁的依托之所。游客对乡土景观特征的感知，不仅影响到乡村地方感的塑造，也表现为地方感的增强会让游客愿意承担更多的环境及文化责任，从而促进地区的良性发展[3]。

本文以安徽西溪南村为研究区域，分析村落乡土景观特征感知和地方感的构成要素，探讨游客的乡土景观特征感知和地方感及两者之间的内在关系，旨在识别游客关注的乡土景观要素，使其深入理解乡土景观及其背后与地方相连接的乡土文化和乡土智慧，建立游客地方感，从而促进游客保护乡土景观和乡村环境的意识和行为，以便未来在乡村旅游开发中更好地挖掘乡土文化特质的保护和展现方式，创新乡村体验和教育产品，引导游客对乡土文化的认识和尊重，最终减少乡村旅游开发过程中的过度商业化和乡土表面化，促进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

## 一、乡土景观与地方感

### （一）乡土与乡土景观

乡土英文表述为 vernacular，它来源于拉丁语 verna，意为土生土长的，具有“地方的”“家乡”和“方言”3 种意义。从中国国情来看，简单来说乡土是农民聚居的地方，费孝通先生曾经以乡土概括中国[4]。从更深层次来看，乡土的内在表现为人地关系，即费孝通所说的泥土性，在中国丰富的农耕文化中所形成的人与自然相互适应的关系。

乡土景观是人们在长期的生活与发展过程中积累并留存的乡土外在表现形式，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景观。《发现乡土景观》一书中指出：“乡土景观是不断的适应和冲突的产物，适应新奇而复杂的自然环境，并协调对环境适应模式持迥异观点的人群。”[5]乡土景观最重要的特征是其适应性，生活在土地上的人们以朴素的生态经验耐心地适应环境从而形成具有地域特点的景观，是人类“生存的艺术”[6]。

国外对于乡土景观的重视始于 20 世纪 40 年代工业革命后的欧洲。英国一直有重视乡村遗产和景观风貌保护的传统，主要包括 3 个方面：保护自然，享受新鲜空气、开放空间和风景，保护民族遗产。1968 年通过的 *Countryside Act* 旨在“保护英格兰和威尔士乡村的自然美景，并帮助人们享受其中”。该法案对英国乡村休闲的发展及乡村景观的规划也产生了重要影响[7]。

从 20 世纪 60 年代到 90 年代末，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加快，保护乡土景观的主要争议在于是保护纯粹的乡土风貌还是推进乡村现代化进程。乡村现代化的倡导者批评城市中产阶级理想田园的审美品位无视乡村居民改善住房的需求，乡愁捍卫者认为乡村现代化忽视传统和地方特色，乡村失去乡土性。进入 21 世纪，以发展的视角看待保护乡土景观已形成一定共识，保护乡土景观不仅需要把地方传统转译到以物质形态表现的乡村住宅和构筑，也需要顺应区域社会发展和需求，建立新的内生性，而且还需要村民、规划师、建筑师、经营者等协作管理[8]。

20 世纪 90 年代，乡土景观研究受到更多关注，以中国传统聚落的研究为出发点，并出现多元化倾向[9]。2008 年 4 月，国务院颁布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使我国历史文化村镇和乡土建筑遗产的保护管理纳入法制轨道[10]。随着全球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逐渐深入，乡土文化呈现出日益明显的“断裂”痕迹，乡村文化呈现出整体的缺席[11]。另一方面，没有设计师设计的“自然产生或者集体无意识产生”景观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乡土景观的研究逐渐开展[12]。

Zakariya 等[13] 建立的关于乡土景观特征评价框架，从自然景观、建筑等物质维度扩展到包括历史文化等非物质维度。Hasuike 等[14]、Agapito 等[15] 认为乡土景观特征包括当地美食、当地活动与游客体验、手工艺品等可以通过感官刺激吸引游客的元素。对于乡土景观的讨论涉及到多学科多角度，Choi 等[16]、谢志晶等[17]、Jones 等[18] 分别从旅游学、风景园林学、规划学不同的视角出发，为建立社会、经济、环境多方面协调进步的乡村景观提供指导意义。刘奔腾等[19] 建立面向旅游的传统村落乡土景观吸引力强度测评模型，进一步分析乡土景观旅游吸引力的作用机制。

### （二）乡土景观与地方感的联系

地方感被认为是人对特定地方的情感依恋，是一种特殊的人地关系现象。段义孚[20]在 1974 年提出了“Topophilia”，将恋地情结引入到地理学科中。1976 年，Relph 等[21]提出地方感是基于一个人对于土地的认识，这种地方感能加强人与地方之间的联系。Steele[22]进一步指出了地方感是地方赋予人的体验，这种体验进而构建了人的自我。Massey[23]认为地方感不是静止的状态，而是处于一种与外界互动而不断变化的状态，这就使得地方感研究在时间上更强调动态性，在空间上更强调开放性[24]。

现阶段游客地方感研究主要分为 3 类：维度识别和模型构建、前因研究、结果研究[25]，通过剖析游客地方感来探讨目的地的旅游发展情况及游客在目的地的感知与行为等问题。“乡土”一词在“真实”的主题下融入了批判性地域主义[26]。目前大部分学者研究乡村遗产和地方感的关系，笔者认为乡村遗产概念较为宽泛，某种程度上涵盖乡土景观，两者有很强的共性。乡村遗产具有十分明显的地域本源属性[27]，作为乡村记忆的表征成为凝聚地方的基础，在乡村地方感的塑造中举足轻重。乡村遗产不仅有助于村民地方感的建构，对城市居民地方感的形成也至为重要[28]。在乡村，地方的传统生活习俗和生产方式以及民居建筑、村寨格局往往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和民族特征，这些比城市更纯粹的特征是乡村遗产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27]。乡土建筑是乡土景观的构成部分，不能脱离其所处的环境来理解[26]。乡土建筑被认为具有地域性，是人与地方深层互动的物质表现[29]，营造乡村地方感根本上要注重作为主体的人的体验。当代乡土不能与地方分离，可以通过支持更多地方个人体验来帮助人们与地方建立联系。研究游客乡土景观特征感知与地方感关系，对把握游客的乡土地方情感与认知、保护乡土景观、延续乡村地方性至关重要，但鲜有研究对此进行深入探讨。

## 二、研究方法

### （一）案例地概况

西溪南村位于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的西溪南镇，丰乐河南岸，始于唐，鼎盛于明清。西溪南先民以盐商为主，兼营茶叶、木材等，被称为歙邑首富，经济发达，文化昌盛。西溪南先民引丰乐河水入堨，计有雷堨 、陇堨、条堨和吕堨，并形成相应的水圳系统。雷堨是较大的引水工程，素有小都江堰之称。其村落风貌虽经历史变迁已不复鼎盛时期屋宇错落，名园荟萃，但村落格局保存基本完好，其中老屋阁和绿绕亭是最重要的两处古建筑，于 1996 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西溪南村虽已进行部分旅游开发，但村落依然保持开放，并未收取门票。一些居民也只是依据自家的情况经营民宿、餐馆、商店，大部分居民依然生活如旧。

### （二）研究设计

本文运用了实地调查法与问卷调查法研究游客的乡土景观特征感知和地方感及两者之间的内在关系。问卷主要由游客的乡土景观特征感知、地方感和人口学特征 3 部分组成，内容包括游客对于村落开发保护的看法以及乡土体验感知等问题作为辅助，游客对西溪南村乡土景观特征感知和地方感应用李克特量表测量。

在乡土景观特征感知方面，多位学者基于欧盟确定的乡村景观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进行乡村景观案例研究[30-32]。Gulinck 等[33]建立了景观评价的框架；谢花林等[34]构建了目标层、项目层、因素层和指标层 4 个层次的乡村景观评价指标体系，包含生态质量、美感效果和社会效应 3 个方面。在某种意义上，乡土景观是一种文化景观[29]，1992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大会认为文化景观是自然和人类共同作用的结果，表达了人与他们所处的自然环境长期和密切的关系[35]。乡土景观不仅包括视力所及的乡村外在风貌，还是在地球表面人类文化现象和自然的结合[36]。因此，本研究的问卷设计对乡土景观特征感知要素不仅包括了物质景观的感知，也包括影响乡土景观风貌的传统习俗等题项内容，确定了自然景观、乡土聚落、田园景观、传统文化和乡土乡情 5 个维度，并进一步细分可用于乡土景观特征感知量化评价的 22 个指标。

在地方感方面，Williams 等[37]将地方感划分为地方认同和地方依赖两个维度，地方认同侧重情感角度，地方依赖侧重功能角度。Jorgensen 等[38]将地方感划分为地方依恋、地方认同和地方依赖 3 个维度，建构了认知、情感和意动 3 个方面共 12 项指标。方德敏等[39]将地方感分为文化认同、地方依恋、地方依赖和地方认同 4 个维度，设计了 18 个指标。本文参考研究结果，并结合案例实际情况，确定了地方情感、地方认知和行为意愿 3 个维度，并进一步细分可用于地方感量化评价的 13 个指标。

### （三）数据收集与样本特征

实地数据收集分 3 次完成，首先于 2018 年 11 月进行预调研，又分别在 2019 年 4 月 4—8 日清明节前后、9 月 28 日—10 月 2 日国庆节前后于西溪南村展开正式调查，两次均为一年中最适游的季节，有足够的游客量保证调查顺利进行。正式调查

共发放问卷 450 份，回收有效问卷 429 份，有效率 95.33%。在 429位受访游客中男性占 47.3%，女性占 52.7%。从年龄来看以中青年居多，年龄在 13~18 岁的游客占 4.2%，18～24 岁的游客占 23.1%，25～34 岁的游客占 33.8%，35～44 岁的游客占 19.3%，45 岁及以上的游客占 19.6%。被访游客普遍受教育水平较高，85.1% 的游客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

## 三、结果分析

### （一）游客的乡土景观特征感知的分析

1. 游客特征对乡土景观特征感知的影响

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大背景下产生的中华传统文化，体现着统一性和多元性的特征。“文化凝视”视角下审视乡土景观特征感知受旅游者不同的经验、意识形态和观察能力的影响[40]。Christou 等[41] 发现塞浦路斯国内游客比国际游客更容易引发怀旧情绪，乡村环境（自然景观）可能会引发怀旧情绪，乡愁可能主要是生活在农村，或者有与特定村庄直接相关的经历的人“感受到的”。

对游客生活环境调查结果发现，游客童年和现在生活地类型整体呈现出由乡村向城市变化的趋势。由于农村人口的市民化，城市和乡村表面上疏离了，在人口、物质和精神方面的联系却在加强[28]。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游客生活地对乡土景观特征感知的影响，发现游客生活地类型仅对乡土景观特征感知的田园景观因子有显著性影响（显著性小于 0.05，见表 1）。生活地类型随着乡村地区向城市靠拢，对于田园景观感知逐渐减弱，可能是由于生活在乡村地区的人对于土地和农耕场景更为关注。传统地域文化景观是存在于特定的地域范围内的文化景观类型，在特定的地域文化背景下形成并留存至今[42]。Galan 等[29] 曾提出与乡土相关的区位背景维度最普遍特性为：与生物环境和文化环境有着深刻的联系，这种联系就物质文化而言，可以表征为当地的景观。

**表 1 生活地类型与乡土景观特征感知相关性**

| 乡土景观特征感知 | 童年生活地类型 | 现在生活地类型 |
|---|---|---|
| | 显著性 | 显著性 |
| 自然景观 | 0.298 | 0.095 |
| 乡土聚落 | 0.397 | 0.388 |
| 田园景观 | 0.003 | 0.001 |
| 传统文化 | 0.304 | 0.176 |
| 乡土乡情 | 0.092 | 0.262 |

2. 乡土景观特征感知分析

运用 SPSS 26 进行因子分析，乡土感知 22 个题项 Cronbach's $\alpha$ 为 0.924，当 Cronbach's $\alpha$ 信度值达到 0.8 及以上，一致性信度很好，因此本研究样本数据的信度可靠。KMO(Kaiser-Meyere-Olkin) = 0.913，$P$ = 0.000（小于 0.001），原有变量适合进行因子分析。采用主成分因子分析法对乡土景观特征感知变量进行抽象和归类，最终形成 5 个公因子，命名为自然景观、乡土聚落、田园景观、传统文化和乡土乡情。根据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乡土景观特征感知 5 个公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 66.142%，达到社会科学领域一般要求的 60%。

游客乡土景观特征感知是一个综合的多层次系统，物质景观特征包括自然景观、乡土聚落和田园景观因子。同时在乡土景观演化变迁中形成了许多非物质文化景观，包括各类习俗以及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它们是乡村文脉的历史传承，记载了乡村历史和文化的变迁，是乡土景观的内核[40]，本文按分析结果将其归类为传统文化和乡土乡情因子。具体分析结果见表 2。

表 2 中均值结果表明，游客对西溪南村乡土景观特征感知的评价良好。其中，自然景观、乡土乡情、乡土聚落评价较高，尤其排名前 3 项集中分布于自然景观因子下，说明西溪南村依托其自然景观资源优势，整体的自然风貌很受游客喜爱，多数游客在这里都有较明显的乡土感受，能够让人们产生情感上的共鸣。村民总体友善且村里的人际关系较和谐，氛围较好，游客对这里的乡土乡情评价普遍较高。根据游客对传统文化的态度，西溪南村对于传统民俗与历史文化的挖掘有待提高，应采取相应推进措施，实现乡村文化形存神传和乡村旅游发展的可持续。

乡土景观特征不仅包括以建成环境为主的物质景观，长期生活其间的人所创造的历史和民风民俗以及日常活动等都构成了乡土景观特征的主要内容[43-44]。Zakariya 等[13] 认为乡土景观特征包括以物质形态为主的自然景观特色、传统建筑和农业环境，无形的乡村文化和活动、传统饮食和民俗、遗产和历史记忆等非物质元素。本研究认为西溪南村的乡土景观特征的构成主要包括自然景观、乡土聚落、田园景观、传统文化和乡土乡情，与上述学者对于乡土景观特征的研究具有一定的一致性。

### （二）游客的地方感分析

地方感 13 个题项 Cronbach's $\alpha$ 为 0.908，信度可靠，地方感 KMO = 0.910，$P$ = 0.000（小于 0.001），适合进行因子分析。采用主成分因子分析法对地方感变量进行抽象和归类，最终形成 3 个公因子，命名为地方情感、地方认知和行为意愿。根据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地方感 3 个公因子的累计解释方

**表 2　乡土景观特征感知分析表**

| 乡土景观特征感知 | | 指标得分 | | | | 因子载荷 | | | | |
|---|---|---|---|---|---|---|---|---|---|---|
| 公因子 | 测量指标 | 均值 | 整体均值 | 标准差 | 方差 | 自然景观 | 乡土聚落 | 田园景观 | 传统文化 | 乡土乡情 |
| 自然景观 | 气候舒适宜人 | 4.403 | 4.403 | 0.692 | 0.480 | 0.505 | 0.148 | 0.142 | 0.131 | 0.399 |
| | 植被茂盛，空气清新 | 4.585 | | 0.584 | 0.341 | 0.771 | 0.067 | 0.199 | 0.014 | 0.156 |
| | 生态环境好 | 4.340 | | 0.829 | 0.688 | 0.706 | 0.146 | 0.027 | 0.207 | 0.175 |
| | 村中有上百年的古树 | 4.196 | | 0.942 | 0.887 | 0.708 | 0.106 | 0.203 | 0.219 | 0.173 |
| | 山水风光美丽 | 4.389 | | 0.791 | 0.626 | 0.652 | 0.271 | 0.106 | 0.205 | 0.088 |
| 乡土聚落 | 村落的传统风貌保存完好 | 4.103 | 4.058 | 0.916 | 0.840 | 0.148 | 0.773 | 0.012 | 0.192 | 0.217 |
| | 村中房屋是传统徽派建筑 | 4.128 | | 0.886 | 0.785 | 0.246 | 0.771 | 0.150 | 0.142 | 0.069 |
| | 村中祠堂保存完好 | 3.900 | | 0.913 | 0.833 | 0.060 | 0.768 | 0.299 | 0.177 | 0.046 |
| | 村中历史构筑保存完好 | 4.021 | | 0.916 | 0.838 | 0.097 | 0.787 | 0.203 | 0.202 | 0.200 |
| | 村落格局保存完好 | 4.138 | | 0.866 | 0.750 | 0.262 | 0.550 | 0.349 | 0.146 | 0.157 |
| 田园景观 | 村民生活与土地关系密切 | 4.061 | 3.882 | 0.871 | 0.758 | 0.176 | 0.154 | 0.774 | 0.124 | 0.139 |
| | 田地齐整，管理良好 | 3.881 | | 0.906 | 0.820 | 0.095 | 0.257 | 0.822 | 0.185 | 0.110 |
| | 传统的农业设施仍然发挥作用 | 3.830 | | 0.955 | 0.913 | 0.125 | 0.269 | 0.703 | 0.198 | 0.221 |
| | 在田间地头可以看到当地村民在耕作 | 3.758 | | 1.055 | 1.114 | 0.193 | 0.166 | 0.714 | 0.330 | 0.109 |
| 传统文化 | 当地有“四雕”等传统技艺 | 3.981 | 3.922 | 0.935 | 0.873 | 0.117 | 0.337 | 0.191 | 0.690 | 0.145 |
| | 当地人之间仍以方言交流 | 3.937 | | 0.995 | 0.989 | 0.178 | 0.082 | 0.343 | 0.654 | 0.147 |
| | 传统民俗特色鲜明 | 3.984 | | 0.965 | 0.932 | 0.091 | 0.282 | 0.087 | 0.746 | 0.269 |
| | 有丰富的人物、典故或传说 | 3.786 | | 1.014 | 1.029 | 0.081 | 0.257 | 0.251 | 0.696 | 0.159 |
| 乡土乡情 | 村落氛围安静祥和 | 4.138 | 4.256 | 0.933 | 0.871 | 0.268 | 0.033 | 0.421 | 0.125 | 0.446 |
| | 当地的土特产品质优良 | 4.175 | | 0.920 | 0.846 | 0.176 | 0.298 | 0.138 | 0.303 | 0.645 |
| | 村民淳朴善良，对游客亲切友好 | 4.350 | | 0.791 | 0.625 | 0.092 | 0.125 | 0.209 | 0.219 | 0.839 |
| | 村民友善和睦，人际关系和谐 | 4.359 | | 0.777 | 0.604 | 0.091 | 0.146 | 0.161 | 0.227 | 0.830 |

差贡献率为 71.46%，因子提取有效。

许多研究将地方感分为地方依赖和地方认同两个方面，地方依赖多被认为是情感上的依恋，即本文所阐释的地方情感因子；Prohansky 等[45] 认为地方认同是人对地方产生归属感进而为生活赋予了意义的一种感觉，Breakwell[46] 在解释地方认同时提到的独特性、连续性也揭示了人们根据家乡的特定环境而对地方产生识别的过程，即地方认知因子，包括游客基于地方对家乡环境的回忆以及是否产生了归属感和意义；地方意动包括行为意向以及行为贡献等要素[47]，近些年来不少学者将其纳入研究范围，即本研究中的行为意愿因子。具体分析结果见表 3。

表 3 中整体均值结果表明，游客对西溪南村地方感的评价良好。其中，地方情感得分最高（3.929），均分最高的 3 项分别为“在这里我感到舒适和放松”“这里使我感到精神振奋”“如果有时间，我愿意再次来这里旅游”，分布于地方情感与行为意愿两个方面。从方差来看，对于地方感的个体差异性较

**表 3　地方感分析表**

| 地方感 | | 指标得分 | | | | 因子载荷 | | |
|---|---|---|---|---|---|---|---|---|
| 公因子 | 测量指标 | 均值 | 整体均值 | 标准差 | 方差 | 地方情感 | 地方认知 | 行为意愿 |
| 地方情感 | 在这里我感到舒适和放松 | 4.256 | 3.929 | 0.880 | 0.775 | 0.870 | 0.206 | 0.140 |
| | 这里使我感到精神振奋 | 4.030 | | 0.943 | 0.889 | 0.833 | 0.325 | 0.112 |
| | 在这里我仿佛回到了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 | 3.671 | | 1.088 | 1.184 | 0.540 | 0.601 | 0.163 |
| | 我很喜爱并且留恋这个村落 | 3.758 | | 1.017 | 1.035 | 0.611 | 0.564 | 0.211 |
| 地方认知 | 这里的风土人情和我的故乡相似 | 3.478 | 3.441 | 1.143 | 1.306 | 0.056 | 0.822 | 0.013 |
| | 我在这里有归属感 | 3.347 | | 1.116 | 1.246 | 0.228 | 0.839 | 0.120 |
| | 在这里的旅游体验比其他地方都愉快 | 3.664 | | 1.011 | 1.023 | 0.327 | 0.761 | 0.107 |
| | 这里对我而言有重要的意义 | 3.275 | | 1.162 | 1.349 | 0.279 | 0.805 | 0.103 |
| 行为意愿 | 我会带这里的土特产回去 | 2.991 | 3.353 | 1.180 | 1.392 | 0.007 | 0.247 | 0.802 |
| | 如果有时间，我愿意再次来这里旅游 | 3.786 | | 1.088 | 1.183 | 0.477 | 0.544 | 0.230 |
| | 如果条件允许，我愿意在这里长住 | 3.322 | | 1.154 | 1.331 | 0.335 | 0.662 | 0.259 |
| | 我会带亲密的人来玩，或者把这里推荐给亲友 | 3.555 | | 1.211 | 1.467 | 0.334 | 0.017 | 0.752 |
| | 我会贡献时间/金钱让这里变得更好 | 3.114 | | 1.145 | 1.312 | 0.097 | 0.119 | 0.875 |

大。综上，大部分游客对于西溪南村的感受是惬意放松的，能够短暂忘记城市的压力与烦恼，并且愿意再次来西溪南村，但产生归属感的个体之间差异较大，只有少部分人产生地方归属感，多数游客只是过客。Kyle 等[48] 发现对户外游憩者来说，休闲参与的场所认同维度高于场所依赖，耿藤瑜等[49] 以游憩者场所感知为切入点，发现游憩者场所依赖对场所认同有显著正向影响。以上研究表明，各类资源为游客提供特定的体验，游客在特定活动中寻求参与，因而产生了与地方资源的情感联系。

### （三）游客的乡土景观特征感知与地方感的关系

根据 Pearson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乡土景观特征感知因子与地方感因子具有显著相关性，相关系数均为正且在 0.05 水平上（双侧）显著相关（见表 4），说明乡土景观特征感知对地方情感、地方认知以及行为意愿均具有正向促进的作用。

**表 4 乡土景观特征感知与地方感相关性**

| | 地方情感 | 地方认知 | 行为意愿 |
|---|---|---|---|
| 自然景观 | 0.422 | 0.383 | 0.312 |
| 乡土聚落 | 0.324 | 0.359 | 0.315 |
| 田园景观 | 0.447 | 0.447 | 0.351 |
| 传统文化 | 0.436 | 0.471 | 0.391 |
| 乡土乡情 | 0.460 | 0.454 | 0.366 |

为研究变量间是否有相关性，运用逐步回归分析以探索变量之间的关系，并通过模型中自变量的系数来判断各个因素影响程度的强弱。对共线性统计的检查显示，所有因子的容差均大于 0.1，方差膨胀系数（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简称 VIF）均小于 5，变量之间不存在共线性问题，可以进行回归分析。基于当地的情况与目前现有有关乡土感知及地方感的理论，构建了乡土景观特征感知与地方感多元回归模型。

通过逐步线性回归分析，分别排除乡土聚落对地方情感、地方认知的影响后，得到拟合最优模型（见表 5），乡土景观特征与地方情感感知逐步回归分析中有 4 个因子进入了回归，为乡土乡情、自然景观、田园景观和传统文化；乡土景观特征与地方认知感知逐步回归分析中有 4 个因子进入了回归，为传统文化、乡土乡情、自然景观和田园景观，均呈 0.05 水平上的显著相关；地方情感和地方认知之间具有显著相关性；行为意愿因子与地方情感和地方认知显著相关，即游客的行为意愿受地方情感和地方认知共同支配的，且地方情感影响作用大于地方认知。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构建出乡土景观特征与地方感模型（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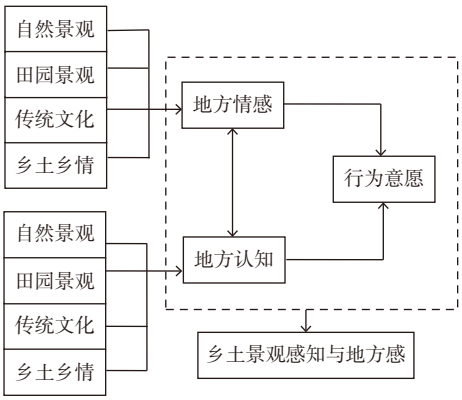



图 1 乡土景观特征感知与地方感模型

通过表 5 回归方程标准化系数大小可确定影响因素的作用程度，得出乡土景观特征感知与地方感的关系。可以看出地方情感因子受自然景观的影响最大，其次为乡土乡情，然后是田园景观与传统文

**表 5 乡土景观特征感知与地方感回归分析**

| 模型 | | 非标准化系数*B* | 标准系数Beta | *t*检验值 | 显著性 | 共线性统计量 | |
|---|---|---|---|---|---|---|---|
| | | | | | | 容差 | VIF |
| 地方情感 | 自然景观 | 0.310（0.072） | 0.203 | 4.300 | 0.000 | 0.730 | 1.370 |
| | 乡土乡情 | 0.248（0.070） | 0.194 | 3.543 | 0.000 | 0.543 | 1.843 |
| | 田园景观 | 0.180（0.057） | 0.171 | 3.185 | 0.002 | 0.563 | 1.775 |
| | 传统文化 | 0.138（0.059） | 0.130 | 2.317 | 0.021 | 0.521 | 1.919 |
| 地方认知 | 传统文化 | 0.249（0.067） | 0.209 | 3.720 | 0.000 | 0.521 | 1.919 |
| | 乡土乡情 | 0.242（0.079） | 0.169 | 3.071 | 0.002 | 0.543 | 1.843 |
| | 自然景观 | 0.251（0.081） | 0.147 | 3.092 | 0.002 | 0.730 | 1.370 |
| | 田园景观 | 0.193（0.064） | 0.163 | 3.016 | 0.003 | 0.563 | 1.775 |
| 地方情感 | 地方认知 | 0.619（0.031） | 0.697 | 20.098 | 0.000 | 1.000 | 1.000 |
| 地方认知 | 地方情感 | 0.785（0.039） | 0.697 | 20.098 | 0.000 | 1.000 | 1.000 |
| 行为意愿 | 地方情感 | 0.461（0.052） | 0.466 | 8.946 | 0.000 | 0.514 | 1.946 |
| | 地方认知 | 0.192（0.046） | 0.219 | 4.200 | 0.000 | 0.514 | 1.946 |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差。

化。可见游客对一个村落的喜爱,产生舒适放松的感觉多来自于当地自然生态环境和整个村落的氛围,同时其呈现的田园景观与文化环境对于游客产生积极的感情也很重要。西溪南村需重视乡土景观的作用,并加强乡土景观的保护,结合所处的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明晰乡村遗产的文化意象,注重活态文化的展现,并重视游客体验,以营造地方感。

地方认知因子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最大,然后是乡土乡情、自然景观与田园景观。西溪南村曾经作为徽州地区文化的核心,各类文化遗产很丰富,是少有的商业化气息较弱的古村落。在这里创新旅游业态与居民生活并存,人们来这里感受到的是较原始的生活状态。坐在时光的流水上凝望着西溪南村,仿佛一幅被时代凝固的历史画卷,保留下来的老街以及更夫巷还铺着青石板。整个村落街巷民居和各类园林小品有机结合,是为数不多的徽州文化的荟萃之地。江南才子祝枝山在这里做了丰溪八景诗,画家石涛也借着诗意画了八景图。可见游客在通过游览村落形成对于过去生活的回忆时,多是由于村落保留的传统民俗和传统的农业耕作方式与自己过去的生活有相似的地方,从而使游客产生了一种地方的连续感,随着与环境的社会联系越来越紧密,他们的地方感也越来越强烈。

Williams 等[50] 发现居民社区融入程度、志愿体验活动、社区友好关系等地方认知变量与地方情感呈正相关;方德敏等[39] 研究发现九寨沟的外来经商者对当地文化认同感越高,越容易和地方建立情感联结,即地方认知影响地方情感。本研究进一步发现地方情感影响地方认知,即地方情感和地方认知具有相互促进作用。而游客对地方情感、地方认知的增强在一定程度上会促进其行为意愿,尤其是地方情感。当游客对地方产生了更深层次的依恋就会更倾向于向其他人推荐这个地方,甚至是愿意贡献时间和金钱来促进村落的建设和发展。这种时候游客已经产生了一种类似于居民会产生的自我效能感,对这个场所有一种社会责任感,促使他们自觉地呵护自己的生存环境,最终可实现人与环境的持续健康发展。

## 四、结论与讨论

### (一)结　论

本文结合乡土景观特征感知和地方感模型,探讨西溪南村游客的乡土景观特征感知和地方感及两者之间的内在关系。研究发现:①游客乡土景观特征感知的 5 个维度中总均值得分排在前三的分别是自然景观(4.403)、乡土乡情(4.256)、乡土聚落(4.058),值得注意的是游客对田园景观(3.882)和传统文化(3.922)感知得分较低(见表 2),可能是由于游客主要在村落的居住环境逗留,对村落外围的农田景观不是很关注。另外也说明游客在村落停留时间短,本研究调查的被访游客平均停留时间约为 2 h,过夜游客较少,而传统文化需要在当地生活才能有更切身的感受。②地方感 3 个维度个体存在明显差异,其中行为意愿和地方认知方面均值得分低于地方情感(见表 3)。③乡土景观作为游客对乡村情感依恋的寄托,对地方感的塑造具有重要作用。一个地方景观的乡土性会促进游客在地方情感、地方认知以及行为意愿方面构建地方感。古村落既要满足人们生活功能的需要,同时又要保留传统的乡土社会形态。④地方感 3 个维度之间存在内在联系,地方情感和地方认知相互作用,地方情感和地方认知对于行为意愿具有显著影响。乡土景观不能局限于外在形态,根本上在于对地方乡土文化、乡土精神的集中表达,将地方的过去和现在联系在一起。营造和培育地方感,需要综合考虑乡土乡情、自然景观、田园景观、传统文化对地方情感和地方认知的影响,根本上要注重作为主体的人的体验,高效发挥地方情感与地方认知对主体行为意愿的推动作用。

### (二)讨　论

理解地方感的内涵,根本在于承认游客的地方体验是在对旅游目的地自然地理环境、历史文化环境、社会人文环境拥有认同性了解的基础上,经由与旅游目的地的互动过程,最终通过旅游场中包含享受性体验、独特性体验、原真性体验、依恋性体验等在场体验行为所表征的综合性地方感体验过程[51]。地方认同和地方归属感之间具有很强的相关性[52],Rojek 等[53] 发现人的行为本身与情感密切相关。地方感作为人对特定地方的情感依附,能够对流动行为产生影响,游客在地方通过人地互动关系产生地方感,从而体现出游客在地方的融入参与程度和对地方精神的态度,直接影响游客体验感与重游、推荐意愿[54]。本研究进一步发现乡土景观特征感知会促进其在地方情感、地方认知及行为意愿方面构建地方感;游客对地方认知程度越高,其表达的地方情感越强烈,地方情感程度增强也会促进地方认知的提升,而游客地方情感和认知进一步促进其行为意愿。激活并整合传统村落的物质和非物质乡土景观资源是提升游客地方感的有效途径。明晰乡土景观对塑造游客地方感举足轻重的作用,有利于保存有价值的历史村落以及为开发建设者提供更精确的建议,对重构乡村地方、进一步保持乡土景观的生

命力具有重要意义。

乡土景观的演变是一个自然发展过程，其价值因时代背景的不同而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在乡土社会的体系中，“家园景观”最具代表性，仿佛人之“表情”，以鲜明的特色赢得人的视觉印象[55]。历史文化是乡土景观吸引力的核心内容，保护和合理利用历史文化资源是乡村旅游的第一要义[19]。作为游客对乡村情感依恋的寄托，乡土景观的保护不能禁锢其自身的动态发展，要着眼于乡土景观依存的内核乡村文化来开展，考虑乡村文化和时代文化变迁的影响，挖掘并恢复传统文化，让其成为地方认同的纽带。情感是使得潜在意愿转化成现实行为的关键因素[56]，考虑到不同主体存在的差异，村落在系统的规划游线或体验活动的设计中应有计划性地引导游客对乡土文化的认识和尊重，从而加深地方依恋和地方认同。

同时，发挥民间组织的力量，进行乡土传承类活动的推广与培训教育，保护传统文化的同时加深公众对于乡土保护重要性的理解，加深游客对村落景观乡土性的感受，深入理解乡土景观及其背后与地方相连接的乡土文化和乡土智慧，建立地方感并促进游客保护乡土景观和乡村环境的行为。开发基于乡土文化的乡居体验、田园劳作、乡村节事、田园康养等创新乡村旅游产品，延长游客的停留时间，真正感受乡土文化，同时促进城乡共融共荣。

随着现代化进程中城镇化和乡村旅游开发的快速发展，导致许多具有保护价值的乡村被湮没。对于乡土文化内核提炼与创新、乡土景观保护与传承的迫切需要，本研究针对西溪南村构建乡土景观特征感知和地方感模型，研究村落的乡土景观如何进一步构筑游客的地方感，并发现了地方感 3 个维度间内在关系，丰富了相关研究的视角与思路方法，为历史村落在认知、了解游客地方感奠定了基础，为多维度视角挖掘乡土景观特征深层意义、制定特定的管理决策并营造地方感、促进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本文案例地选取在皖南地区旅游发展程度较低、乡村活态保存较好的西溪南村，未来可进一步对不同地域传统村落进行探索，以更好地验证及挖掘乡土景观特征感知与地方感的关系。同时，后续可关注乡土景观系统发展，不断深化村落整体性发展的研究内容。

## 参考文献：


[1] LEWIS P K. Axioms for reading the landscape some guides to the American scene[J]. The Interpretation of Ordinary Landscapes. Geographical Essays, 1979: 33-48.

[2] 俞孔坚, 王志芳, 黄国平. 论乡土景观及其对现代景观设计的意义 [J]. 华中建筑, 2005(4): 123-126.

[3] 张维亚, 严伟, 汤澍. 旅游者地方感、自我效能感、社会责任感与满意度关系研究——以遗产旅游地为例 [J]. 资源开发与市场, 2015, 31(1): 112-116.

[4] 彭兆荣. 论乡土社会中之诸二元关系 [J]. 兰州学刊, 2018(10): 65-74.

[5] 陈义勇, 俞孔坚. 美国乡土景观研究理论与实践——《发现乡土景观》导读 [J]. 人文地理, 2013, 28(1): 155-160.

[6] PRATT A C. Discourses of rurality: loose talk or social struggle?[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1996, 12(1): 69-78.

[7] BUNCE M . The countryside ideal: Anglo-American images of landscape[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8] CANIZARO V. Architectural regionalism: collected writings on place, identity, modernity, and tradition[M]. New York: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2007.

[9] 岳邦瑞, 郎小龙, 张婷婷, 等. 我国乡土景观研究的发展历程、学科领域及其评述 [J]. 中国生态农业学报, 2012, 20(12): 1563-1570.

[10] 单霁翔. 乡土建筑遗产保护理念与方法研究(上)[J]. 城市规划, 2008(12): 33-39, 52.

[11] 谢治菊. 转型期我国乡土文化的断裂与乡土教育的复兴 [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4): 156-161.

[12] 钱云, 庄子莹. 乡土景观研究视野与方法及风景园林学实践 [J]. 中国园林, 2014, 30(12): 31-35.

[13] ZAKARIYA K, IBRAHIM P H, WAHAB N.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rural landscape character assessment to guide tourism development in rural areas[J]. Journal of Construc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2019, 24(1): 85-99.

[14] HASUIKE T, KATAGIRI H, TSUBAKI H, et al. Interactive multiobjective route planning for sightseeing on time-expanded networks under various conditions[J]. Procedia Computer Science, 2013, 22: 221-230.

[15] AGAPITO D, MENDES J, VALLE P. Exploring the conceptualization of the sensory dimension of tourist experiences[J]. Journal of Destination Marketing & Management, 2014, 2(2): 62-73.

[16] CHOI H S, SIRAKAYA E. Measuring residents' attitude toward sustainable tourism: development of sustainable tourism attitude scale[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2005, 43(4): 380-394.

[17] 谢志晶, 卞新民. 基于 AVC 理论的乡村景观综合评价 [J]. 江苏农业科学, 2011, 39(2): 266-269.

[18] JONES M, STENSEKE M. The European landscape convention: challenges of participation[M]. Dordrecht: Springer Dordrecht, 2011.

[19] 刘奔腾, 段嘉元, 严海慧, 等. 面向传统村落旅游的乡土景观吸引力评价——以兰州市永丰村为例 [J]. 西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1, 57(4): 46-53.

[20] 段义孚. 恋地情结: 环境感知、态度和价值观研究 [M]. 志丞, 刘苏,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9.

[21] RELPH E. Place and placelessness[M]. London: Pion,1976.

[22] STEELE F . The sense of place[M]. Belmont: CBI Publishing Company, 1981.

[23] MASSEY D B. Space, place, and gender[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4.

[24] 孔翔, 王惠, 侯铁铖. 历史文化商业街经营者的地方感研究——基于黄山市屯溪老街案例 [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15(4): 105-110.
[25] 汪芳, 黄晓辉, 俞曦. 旅游地地方感的游客认知研究 [J]. 地理学报, 2009, 64(10): 1267-1277.
[26] DONOVAN K, GKARTZIOS M. Architecture and rural planning: 'claiming the vernacular'[J]. Land Use Policy, 2014, 41: 334-343.
[27] 周俭, 钟晓华. 发展视角下的乡村遗产保护路径探讨——侗族村寨田野工作案例 [J]. 城市规划学刊, 2015(1): 54-60.
[28] 樊友猛, 谢彦君. 记忆、展示与凝视: 乡村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协同研究 [J]. 旅游科学, 2015, 29(1): 11-24, 87.
[29] GALAN J, BOURGEAU F, PEDROLI B. A multidimensional model for the vernacular: linking disciplines and connecting the vernacular landscape to sustainability challenges[J]. Sustainability, 2020, 12(16): 6347.
[30] LAGRO J A. Landscape context of rural residential development in southeastern Wisconsin （USA）[J]. Landscape Ecology, 1998, 13(2): 65-77.
[31] ONATE J J, ANDERSEN E, PECO B, et al. Agri-environmental schemes and the European agricultural landscapes: the role of indicators as valuing tools for evaluation[J]. Landscape Ecology, 2000, 15(3): 271-280.
[32] BERG A, VLEK C. The influence of planned-change context on the evaluation of natural landscapes[J]. Landscape & Urban Planning, 1998, 43(1-3): 1-10.
[33] GULINCK H, MUGICA M, LUCIO J V, et al. A framework for comparative landscape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based on land cover data, with an application in the Madrid region （Spain）[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 2001, 55(4): 257-270.
[34] 谢花林, 刘黎明. 乡村景观评价研究进展及其指标体系初探 [J]. 生态学杂志, 2003(6): 97-101.
[35]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Word heritage convention: cultural landscapes[EB/OL]. （2020-06-06）[2022-10-25]. https://whc.unesco.org/en/culturallandscape/.
[36] RAPOPORT A. On cultural landscapes[J]. Traditional Dwellings and Settlements Review, 1992, 3: 33-47.
[37] WILLIAMS A, KITCHEN P, DEMIGLIO L, et al. Sense of place in Hamilton, Ontario: empirical results of a neighborhood-based survey[J]. Urban Geography, 2010, 31(7): 905-931.
[38] JORGENSEN B S, STEDMAN R C. Sense of place as an attitude: lakeshore owners attitudes toward their properties[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001, 21(3): 233-248.
[39] 方德敏, 杨钊. 自然观光地旅游企业主移民地方感研究——以九寨沟为例 [J]. 云南地理环境研究, 2017(5): 28-37.
[40] 张军以, 周奉, 王腊春. 乡村旅游视野下乡土景观的界定、保护与发展问题辨析 [J]. 资源开发与市场, 2018, 34(10): 1462-1465.
[41] CHRISTOU P, FARMAKI A, EVANGELOU G. Nurturing nostalgia?: a response from rural tourism stakeholders[J]. Tourism Management, 2018, 69: 42-51.
[42] 王云才, 石忆邵, 陈田. 传统地域文化景观研究进展与展望 [J].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20(1): 18-24, 51.
[43] 周雯佳, 蔡君, 郭娜. 遗产旅游目的地风土记忆研究——以福建省武夷山为例 [J]. 资源开发与市场, 2020, 36(8): 903-908.
[44] FATIMAH T. The impacts of rural tourism initiatives on cultural landscape sustainability in Borobudur area[J]. Procedia Environmental Sciences, 2015, 28: 567-577.
[45] PROSHANSKY H M, FABIAN A K, KAMINOFF R. Place-identity: physical world socialization of the self[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1983, 3(1): 57-83.
[46] BREAKWELL G M. Processes of self-evaluation: efficacy and estrangement[J]. Surrey University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Academic Press, 1992.
[47] PRITCHARD M P, HAVITZ M E, Howard D R. Analyzing the commitment-loyalty link in service contexts[J]. Journal of the Academy of Marketing Science, 1999, 27(3): 333.
[48] KYLE G, BRICKER K, GRAEFE A, et al. An examination of recreationists' relationships with activities and settings[J]. Leisure Sciences, 2004, 26(2): 123-142.
[49] 耿藤瑜, 傅红, 曾雅婕, 等. 森林康养游憩者场所感知与健康效益评估关系研究——以成都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为例 [J]. 林业经济, 2021, 43(3): 21-36.
[50] WILLIAMS A, KITCHEN P, RANDALL J, et al. Changes in quality of life perceptions in Saskatoon, Saskatchewan: comparing survey results from 2001 and 2004[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08, 85(1): 5-21.
[51] 王泓砚, 谢彦君, 王俊亮. 游客地方感认知图式的表征与结构 [J]. 旅游学刊, 2019, 34(10): 32-46.
[52] RAYMOND C M, BROWN G, WEBER D. The measurement of place attachment: personal, community, and environmental connections[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010, 30(4): 422-434.
[53] ROJEK C, URRY J. Touring cultures: the transformations of travel and theory[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54] 梁逍遥, 文谨. 流动性视角下乡村旅游地游客地方感差异分析 [J]. 资源开发与市场, 2021, 37(1): 93-100.
[55] 彭兆荣. 找回老家：乡土社会之家园景观 [J]. 贵州社会科学, 2018(2): 24-30.
[56] KAUFMANN V. Re-thinking mobility: contemporary sociology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责任编辑　孔　艳）